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七律·喜过重阳

王丽娜

丹枫燃透庭前树，
越调甜酣座上翁。
白发喜迁新室好，
稚童手作菊糕红。
共谈旧岁家常暖，
同赏秋光夕照融。
此日银龄情更重，
一堂欢宴胜春风。

车子过闸机时，收音机正播报新闻“政策利好推动，楼市成交量明显上升”；刚进小区，远近几幢楼就传来“砰、砰”“当、当”敲击声；不由想到听人说过：楼市火不火，就看装修师傅忙不忙。

不过，过来人都知道：装修犹如“打场仗”，最难的是砸进几万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业主方，与装修公司较劲、跟装修工套近乎，为管道、色彩等折腾到筋疲力尽；更不应忘记还有一众“坚守阵地”的老少邻居。

常有这样场景。单元楼的电梯门开，进来个小伙子，尽管西装领带胸牌齐全，但遮挡不住满脸“新人”的忐忑和青涩；后面

让装修成为一场约会

陈茂生

是一对十指相缠的帅哥美女，然后是一位脸色深沉的大叔，多半还有个目光犀利的“徐娘”。电梯立刻显得满满当当。“拎得清”的都知道这是长辈首付、小辈房贷，中介领着“探房”的架势。如果交易顺利，某日一早楼前会停一辆灰头土脸的皮卡、还有推着空压机、提着冲击钻等家什的几个壮实汉子，电梯、门廊随即铺上塑料地毯和保护板，“某某装潢在此施工，请多包涵”几个字硕大。众人很快就掂到这“包涵”的分量。装修开工的挪位、开槽、

钻孔……“咚咚”撞击声如五雷轰顶，“呜呜”切割声撕心裂肺；在某个瞬间会暂停片刻，随即二次“冲击波”接踵而至。如此“狂轰乱炸”三、五天，然后是小锤、小凿“叮当”作响的“精准射击”，再后面敷瓷砖、地砖的第三波，切割机噪音虽不强势但调门尖利、音频极高；而粉刷、油漆、安装饰品……就是小打小闹“湿湿水”了；最后铺地板钉格栅，那钻头仿佛在楼下邻居头上“吱吱”个不停，好在时间不太长。

如此折腾两个月，安宁悄然

回归。忽听到门铃声；开门但见满脸堆笑的那对小年轻，递过红纸包裹的两个包子两块糕“打扰了、打扰了”，邻居则连声说：没啥没啥，大家都一样。再过几周或数月又闻敲门声，通常是那位“徐娘”递来一包喜糖“小人结婚了……”，邻居祝贺也很贴己：恭喜恭喜，这两个月看你瘦很多。

等那对年轻人渐成楼道“熟面孔”了，又见西装领胸牌齐全的小伙，胸有成竹地带着一对年轻人看房。大家相逢一笑，心里明白：从新房到新家，中间必然是“装修”；衷心希望：装修不是“一场仗”而是一场与美好的“约会”。



邢岩

副教授、独立设计师，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公共艺术设计专业主任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造物实验室研究员，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理事。



▲ 艺术装置《鱼群》— 簇簇工艺

► 艺术装置《城市色彩》— 玻璃材质



书画艺坛

那天，他说，爸，我要买一张演唱会门票，给我些钱吧。这还是他第一次，这么恳切地请求父亲。要不是因为这是他特别喜欢的歌手，要不是因为票价高到离谱，他不会有这样的要求。

他也知道，父亲很不容易。

自从母亲因病早早离开，留下了上小学生的他，和父亲相依为命，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地悉心照料着他，也悉心保护着他。父亲还拒绝了许多热心人提出的“续弦”建议：你一个人照顾孩子太难了，多个人给你分担多好啊。父亲笑笑，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父亲这是不愿后妈来了，对孩子有所不好，自己一个人辛苦点也没关系。

这次，他和父亲说到要钱买演唱会门票，是他考上高中的第一年。他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了，但也难掩他脸上的稚气，看这场演唱会，是他期盼已久的。他非常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，他还买过许多这个歌手的卡带，用父亲给他的零花钱。在他学习累了，或是心情低沉的时候，听上几首这个歌手的歌，他马上就像被治愈一样，充实了充沛的精力和满满的快乐。这点，父亲也是知道的，所以也并不排斥。

但这演唱会的票价，实在不低。

他想过，父亲可能会断然拒

一起去看演唱会

崔立

绝。毕竟，这个票价太贵了。

果然，父亲沉默好几秒。那几秒，让他感觉有几分钟，甚至几个小时一样地漫长。

父亲笑笑说，可以呀。

他呆愣了好一会儿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可以？那就是父亲同意喽？他激动得连说话的语气，都有些混乱了，他说，谢谢爸，以后，不，等我赚了钱，到时，我也带你去看演唱会。

他知道，父亲也喜欢听流行歌曲。

父亲欣慰地说，好啊，那我等你带我去听。

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多年后的一个下午，他给父亲打电话，说，爸，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，我去看一场演唱会。说完“演唱会”三个字，他才猛然想到一样，那年他和父亲说过的，带他一起去看演唱会。好在，父亲像完全忘记一样，只是说，那你看完早点回来。其时，他已经参加工作两三年，还和父亲住一起，像他还是一个孩子。当然，在父亲眼里，他依然是个孩子，他总是个孩子。

后来，他又去看了几场演唱会，又总忘记在买票的时候，给父亲

也买一张。好在，父亲也从没有提过，他想去演唱会的事情。他再一想，也许父亲本就不愿意去看呢？

那天，父亲的老朋友霍叔上门，来找父亲。父亲刚好不在，是他接待的。霍叔想起什么，问他，你现在还去看演唱会吗？我记得那年，你好像读高中，突然问你爸要钱买演唱会门票，你爸钱不够，还是跑来问我借的，我还开玩笑问他，你看过演唱会吗？你爸和我说，他做梦也想去看一场，不过太贵了，还是算了……

像是愣住了，他的脑子里嗡嗡嗡的，连霍叔什么时候走，也记不住了。

又一天，他带着父亲去看演唱会，那是父亲听了好多年，也喜欢了好多年的一个歌手，票子相当难抢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抢到的。虽然父亲反复说，太贵了，还是你去看吧，我那张票你退了吧……但父亲脸上是带着满足的笑的。

“……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，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，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……”

悠扬歌声中，若隐若现的灯光下，他看了一眼身边静静坐着的父亲，岁月在他的额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也染白了他的双鬓。不知不觉间，他的眼前很快模糊了。

窗外的梧桐，原本挂着半树黄绿参差的叶子，在风里飒飒响着，像一首含混的、将完未完的旧歌；而今推窗一看，却已落了大半，剩下些疏疏朗朗的枝干。妻子说，要到重阳了。

重阳季节，万物都像在这里作一个停顿、一次清算。该衰落的，如这梧桐叶，将坦然地、一片不剩地落掉；该重生的，那地底下的根，那枝桠间隐匿着的芽苞，想必也正在这肃杀里，暗暗蓄着来年的气力。

前些日子体检，自己身高比去年又缩了一厘米了。哈哈，生命的年轮，不声不响地又刻了一圈，那曾经挺拔的树干，被岁月风雨侵蚀得有些佝偻。骨骼在悄悄地疏松，肌肉在缓缓地流失，如同水土的流逝，将那身体的峰峦，一点点地削平、磨低。

增与减，是自然界寻常之事。不过，事物总有两个方面，秋天萧瑟，年轮增加、身高缩短，但年近古稀的我，重阳可以登高呀，远眺旖旎风景，让精神的身高增加呀！看，居家附近滨江公园的假山上，也算是个可以放眼的地方了。

重阳是人生四季乐章中的华彩变奏曲，它时而温柔委婉，时而高亢激昂，既奔放又内敛。它使我明白，那用骨与肉堆叠起来的身高，是物质的，它终将如这秋叶枯萎、凋零，而这一厘米的失去，仿佛是生命迫使我交出一份物质世界的领土，让我在这重阳的高处，用精神的眺望，为自己开拓了一片更为广袤的疆域。

我的重阳

费平